

吳鐵城軼事

(本文插圖刊第122頁)

祝秀俠

早年還是新聞記者

吳鐵城先生(以下稱鐵老)，廣東中山縣(原名香山)人，清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生，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病逝臺北，享年六十六歲。人們向稱鐵老為將軍，後輩多不知鐵老早年還是新聞記者出身。在民國三年抄，他由東京赴檀香山，身份是檀島自由新報的主筆。那時當二次革命失敗以後，國內不能安身，為黨務宣傳起見，便遠赴檀島。他當時是用着「吳丹」的假名，自由新報是黨部辦的報紙，該報總編輯為吳永生。鐵老一面做報館主筆，一面負責黨務和籌款的工作。檀島另有一中興報，為康梁憲政黨所辦，言論與自由新報各樹一幟，筆槍墨陣，時相對壘，鐵老也時常執筆。未幾，駐華盛頓中國公使夏偕復和檀島總領事伍瑣竟向華府指控鐵老為無政府黨，要求驅逐他出境；夏公使的指控自然是受命於袁氏政府，袁世凱對革命黨人之在海外活動者，還是一步不肯放鬆，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曾以二萬元賞格通緝鐵老。

有一天，檀島檢察官給他一個電話說：中國政府指控你為無政府黨人，定期傳問，請準備寬保候訊。他到庭後，才知道被指控的理由，原來是吳丹曾在自由新報發表過一篇文字，裏面有一口誅筆伐」一句話，誅伐兩字即作為無政府黨暗

殺的一證據；華盛頓政府勞工部發出拘捕令，交檀島移民局執行驅逐出境，所以檢察官要傳訊他。他請了兩位律師答辯，告訴委託的律師說：「口誅筆伐」一詞，在中文是以口舌筆墨作武器之意，誅字從「言」旁，並非真刀真槍可比。辯論時，律師錄取他的意見致辯詞說：「我並非一個無政府黨人，恰恰相反，我是一個為孫逸仙博士所領導的革命黨的黨員。孫博士如世人所知，他是推翻中國帝制主張民主共和的政黨領袖，他建立了中華民國，袁世凱破壞憲法，要撲滅革命黨人，因此以莫須有之事指控。」

當時，朝鮮的幾位朋友也到庭作證，證明中國文字「口誅筆伐」一詞的解釋。經過幾次的詢問，法官終於瞭然。最後，華盛頓審查結果，判決了使中國公使認為失敗的不起訴處分，取消逮捕驅逐令。時為一九一六年三月廿四日，這場官司打下來，也糾纏了一年多。

與林森訂忘年之交

鐵老早年參加革命，最先是由於和林子超先生發生友誼關係。據鐵老平日言，他少年求學時代，喜歡運動和結交朋友。那時他才二十二歲，在江西九江同文書院快要畢業，他在學校寄宿，課完之後，以生性好動，常請假外出，到晚上照規定時間返校；他之出外，多半是結交朋友。九

江附近不少風景之區，每逢假日，結伴遨遊，交遊漸廣。牯嶺為避暑勝地，每年暑期少不了他的行踪。就在那年的一個夏天，他在牯嶺遇到一個陌生人。那人的服裝頗與眾不同，短袍短袖，腳底下一雙短靴。他覺得這人的打扮很別致，楞着眼睛去注視；同時，那個人也在注意他，四目交投，彼此交談起來。他問那陌生人的姓名，來牯嶺多久？那人答道：「做姓林，以前在上海江海關做事，纔調到江西九江關來。」鐵老細看他的相貌：紫膛色略帶方形的臉龐，一雙清朗具有英氣的眼睛，似乎蘊藏着智慧之光；唇上長着兩撇向下垂的鬍子，很是濃黑，年紀大約是四十過外。當下談得十分投契，大家都很健談，從風景說到上古今，滔滔不絕，真個是一見如故。——這位陌生人就是後來做了十年國府主席，鐵老認為：「生平風義兼師友」的林森先生字子超。以後，過從甚密結為良友。那時子超先生年長鐵老二十歲，也可說是忘年之交。

鐵老之獲交林子超先生，影響他的思想和以後的事業很大。他曾說過：「古人之益者三友，子超先生可說是我生平知己，他遠大的懷抱和智慧，給我很大的影響，我的參加革命工作，是受着他當時切確啓發的益處。從他的雍容風度和慈謫可親的態度看來，初不知其為一蘊藏熱烈革命思想的革命黨人，日久之後，大家披露心

曲，才知道他的胸懷大志。」

其後不久，他們在九江設立了一所規模頗大的滄陽閱書報社，公開的宗旨為開通民智，改良風俗，訂閱各地報紙和新闻出版書刊供人覽讀；實則為一政治活動機關，藉改革社會運動來吸收有革命思想份子。

當時，新軍的許多官長，也參加了他們這一個社。宣傳革命的書報，如「民呼」、「民立」等都居然陳列社中，官廳還沒有發覺干涉，就是因為他們藉着新軍官長的掩護。

鐵老在未結交林主席之先，原想畢業後赴美國或日本深造的；其後，書報社組織起來，又眼看清廷腐敗的現象，非積極從事革命不足以救亡圖存，他便放棄出國之行，以書報社作為參加革命起點，選擇了革命。他們創辦起商團來，並先成立了一個軍事訓練班，拉攏當地五十三標新軍的軍官做教練，鐵老也親自參加了訓練班，受軍訓六個月。畢業後開始辦商團，訓練一批商人，作為革命的武力。及至辛亥革命號角吹動，武漢光復，九江隨即準備起義響應。

鐵老和林主席是當時策動革命的領導人，召集各方面聯絡的同志分頭向軍警、砲臺、民衆團體各方面策動反正。五十三標標統馬毓寶和砲臺司令徐公度（世法）都給鐵老說服了，準備發動向道府進攻；當時九江道保恒知府璞良聞風化裝早遁，九江便兵不血刃首先反正。

九江軍政府成立，林主席是民政部長，鐵老是總參議官。過了幾天，武昌失利，漢陽軍事吃緊，九江扼大江中流，湖口馬當砲臺對於截斷清

兵水路接濟至具作用，他們為確保九江起見，決定出兵南昌和安徽，使九江不致孤立江表。突然薩鎮冰所屬的兵艦從上游開到九江，有海籌、海容等四艦，但祇拋錨駐泊，不見動靜。林主席和鐵老被公推為代表赴艦探詢來意；他們坐了小汽船駛近兵艦，艦上升旗吹號，排隊相迎，原來薩鎮冰知道大勢無可挽回，已悄然出走，四艦由黃鍾瑛做臨時艦隊司令，是來歸順的。九江的海陸軍力量既充，從此援皖援鄂，聲威將敵人懾服，影響整個革命頗大。

林子超先生在重慶去世時，鐵老緬懷往事，不勝愴悼，多少年來，屢次提起欲為林主席撰一傳記，來臺後擬寫完回憶錄後，即着手寫林子超先生傳，今則老友天國重逢，良晤亦足共慰了。

但開風尚兮不為師

在早年參加同盟的革命黨人，自然個性上都是富於創造性和革命性的，他們不畏艱阻開創局面，所表現的就是大氣磅礴的創造精神。鐵老是開國人物之一，他的個性自屬於這一氣質。他以經營九江瓷器商人之子，捨棄優裕的家庭生活投身革命，憑他的赤手空拳，開創自己的功業，無論對國家的貢獻和他自己的人生，都是基於這種革命創造精神。他一生的工作，屬於創造性開風氣之先的很多。例如在警察方面：他建樹了許多以前未有的規模，在民國十年，他首任香山（今之中山）縣民選縣長時，即注意警政的改進，舉辦警察訓練班，那時還是一種創舉。其後，他在廣東公安局任內，對警察的素質和編制有了極大的

改革，可以說中國的警政是他最先樹立規範的。又如任縣政方面：他做了全國首次民選的香山縣長，當時參加競選，一切方式都是首開風氣的。在香山縣內，又首先提倡兩件事：

一是公文改革：他鑒於中國官場公文的繁雜、遲滯、浪費而又無科學管理方法（指檔案、卷宗和收發文件而言），曾致力於改革，原則是簡化格式，節省紙張。譬如：從前公文封套上須領頭尾蓋上大印，封內公文又要蓋上大印，下行的公文更處處用大印。他改為封套上不用大印，下行的公文祇蓋私章；公文紙也印成兩種，不滿五百字者一種，超過五百字者一種，以免浪費紙張。其他連收發程序、管卷歸檔的處理都訂有一種檢查管理方法，合於科學管理原則。後來，他在重慶中央黨部做秘書長，復指定人員從事改良公文研究，有所改進。若說改革公文主張，他可說是中國最早的一人。

一是擬辦教育實驗區：當時，他計劃在縣內指定一區為實驗區，在這區內建立一所鄉村職業學校，並且附設農場、鐵廠、工場等，以培植農村幹部人才為目的。同時，這裏的老百姓在農忙以後，可以在農場見習，使能吸收新知識，藉以改良農作。他這種辦法是使社會與學校打成一片，學習與實用不致脫節，是鄉村職業教育的良好方案，雖計劃以環境關係尚未付實施，但在農村教育上已是一種創造性的設計。

又當時香山的教育局長蕭梅塵係一女性（留美學生），時舉國尚無任婦女為行政主管官者，人多謂創格。其後，他到東北致力統一工作時

，提出兩句名言說：「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此語傳誦一時，亦屬具有創見。他對於改良社會風尚也至為關心，常欲有以改進。他很慨嘆中國數十年來婚喪大禮尚未規定禮式，所奏音樂無哀樂之分，甚至坊間樂隊，於殯喪時奏「毛毛雨」之類歌曲者；他主張婚喪儀式都須嚴肅，因此，他為人證婚時，必聲明行禮時新郎、新娘交換指環須新人親自爲之，不能假手儕相；介紹人及來賓致詞，尤不能作自以爲風趣的近於猥褻的言辭。他認爲結婚是人生大事，亦民族延續所關，儀式務須莊重，對於慣例上來賓或介紹人的諛浪致詞，極不謂然。他在上海市長任內，努力建設大上海，手自經營，欲使上海成爲一中國人自建的現代都市，其籌建規模至爲宏大，處處表現他的魄力，也表現他的創造精神。有一年，他提倡獻機祝壽，集慶祝獻金以購買飛機，亦爲全國開風氣之舉。

尚未完成的回憶錄

民國三十二年，鐵老便有意寫回憶錄。那時，他正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工作繁忙。有一天，找我去公館，說：「我打算寫一本自傳，你可爲我擔任紀錄。這本傳記將記述我三十年來身與、目睹耳聞之事，你以爲叫做自傳好還是回憶錄好？」我說：「似可用回憶錄方式去寫。秘書長數十年來生活在生活核心裏面，其中足以反映出中國社會這些年來的演變過程，這將是中國歷史的珍貴史料。」當時，我認爲：以他半生歷經中國大事，對於人物接觸、事物見聞都極

廣博，若用時代作背景，從他的體驗來紀錄出中國數十年的史實，而不作個人生活流水帳式的瑣記，則編寫此書是一件極有意思的工作，我之承命頗引爲榮。但那時他的職務繁重之至，日夕難有暇晷，那有時間做這些不急之務。我懷疑他早有積存日記、筆記一類材料，但當我問及時，他指指腦袋說：「都在這裏，材料早已散失，祇憑記憶。」過後，又約了潘公弼、汪公紀、高自約諸兄談過一次。我後來僅將辛亥以來的中國大事和他的經驗揉合編排了一份初步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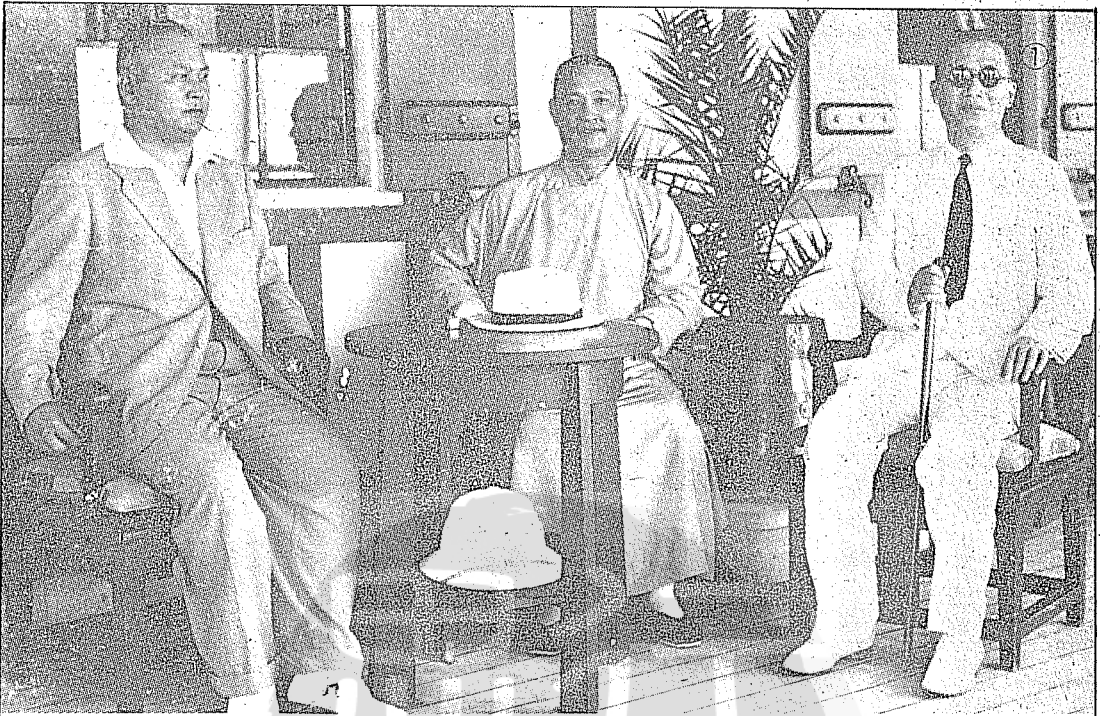
勝利以後，他返南京，我回廣州任事，一別數年。及我民國四十年來臺，拜見的第二天，他就舊事重提，問我能否不做別事，一心一意爲他完成此願，他還打趣要和我訂立合同。這若干年來，顯然他對外國出版的傳記和回憶錄一類的書籍看得很多，關於他的這本著作已經決定了很好的寫作原則和範圍；經過幾次詳細討論之後，他和我決定了幾項編寫上的原則；經過一、兩個星期，我們草擬了一個綱目，共分十二章；後來，依據綱目開始撰寫，自民國四十年八月至四十二年五月，他差不多全副精神都放在上面，每星期我爲他筆錄兩次，然後整理。

他做事的認真，成了習慣，這本書每一章節的結構、措詞，費去他許多心血，可說是一字不苟，每有不妥貼的詞句，修改再三再四。同時，我發現他記憶力極強，相隔數十年的事仍然絲毫不錯，他可以唸得出九江甘棠湖上烟水亭的楹聯，記得起少年時代普通朋友的別號。他平日沒有日記，偶而隨手記下來的筆記也早已散失，書中

的事實都是憑他的記憶口述出來。

當工作開始，他對於回憶錄的書名也研討了很久，起初擬定名爲：「一個未完成工作的革命者」，後來覺得書名太長，擬改爲：「四十年滄桑錄」。又覺得感慨的意味太重，不適合內容。最後一次改正爲：「四十年的中國與我」。他並打算完成以後，翻譯成英文、日文。他生怕我不用心整理，完成第一章以後，他對我說：「像這種格式和文詞，是否臻於完善，將來出版，別人的批評會怎樣？」我對他說：「就材料言，已是山珍海味；至於我這個廚子，工作只是調味，我們作爲一個讀者來批評，這本書將是一本有價值的書。」

可是，這八、九個月的時間，他爲這書苦費思索，日夕構思，常致失眠。我起初祇要求他口述事實的材料，結構措詞可由我安排；但工作開始時，我即覺得他連結構詞句都有了腹稿；但近年來血壓增高，實在不宜勞思過度。那時裏助這種工作的還有侯標慶兄，在寫完第五章以後他竟害了一場大病；癒後，我們不敢再爲他繼續工作，他幾次提起續寫，我和標慶兄要求他改變寫作方式，只要每星期一次口述片段事蹟，由我們整理；口述過後，其他時間不再勞思，否則我們不願再工作，以免損害他老人家健康。他的太太平時對他日常生活極爲用心照料，知道他凡事都認真緊張，也勸他不要再寫。此後，零碎寫了一、二節，便暫時擱筆，現在的積稿約有十二、三萬字，僅至第五章爲止。他的忽然撒手人寰未能完成此作使後人獲讀許多珍貴史料，也是一樁損失。



①民國25年，吳鐵城（右，時任上海市長）與程潛（中）、楊杰（左）合影。
②吳鐵城遺照。（文見94頁）